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
列傳五十三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也都官負外郎瀆之子而翰林
學士洙之猶子也洙字原叔性彊敏學問過人自六經史記百
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歷星官算法訓故字書無所不
通舉進士爲舒城尉坐事免官久之調富川簿晏殊留守南京薦
其才爲府學教授召爲國子監直講史館檢討天章閣侍講直
龍圖閣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
而宰相杜衍子壻蘇舜欽坐進奏院祠神會爲御史所彈洙與
坐客貶知濠州居久之復召爲檢討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
誥是時諸儒定雅樂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
旣成率不可用夏竦卒謚文正劉敞以竦行不應謚改謚文獻

洙曰此 僖祖謚也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
又言天下田稅不均請以千步開方爲法班之州縣以均其稅
拜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
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當薦舉者皆以嫌不用洙以謂士
飭身厲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
不可卒年六十所著易傳十卷雜文千餘篇子欽臣元祐中爲
吏部侍郎堯臣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
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
后廢居瑤華宮有疾 仁宗頗疑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
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鑿后且死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堯臣請
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不報后在殯有司以歲

正月用故事張鐙堯臣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号乃 天子
后也張鐙可廢 仁宗遽爲之罷權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元昊
反西邊用兵以爲沿邊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詔存問
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不勝彫敝
宜有以勞來之 仁宗從其請降 詔俟賊平蠲其租賦二年
又言陝西二十方兵分屯四路不足以自守涇原最爲要害處
請万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水
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荅元昊書降知耀州堯
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
置之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材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
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始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
命使陝西而以琦仲淹爲招討使堯臣曰 陛下復用范仲淹

韓琦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 仁宗以爲然因言諸路主帥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堯臣使還至涇州而德勝砦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 天子尔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 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爲三司使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欲收民房錢什之三以助軍費堯臣言於 仁宗曰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夔州路漕臣請鹽井歲課十餘万緡事下三司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浚取厚利適所以斂怨也皆罷之求解計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羣牧使皇

祐三年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堯臣持法守正務裁抑僥幸至有鏤匿名書傳之京城者 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厲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而青頗有自得色堯臣與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喪至和中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吏部卒年五十六將終有遺奏勸 仁宗以早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嗣贈左僕射謚曰文安堯臣典內外制十年文詞溫潤得王言體有文集五十卷元豐三年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上言至和中仁宗不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參預朝政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於 上前陳 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啟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彥博弼等於 仁宗前忘身爲國不顧忌諱求立爲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與同列

各求罷免避位以冀開納 仁宗感悟遂許 英宗為嗣 神宗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 神宗嘉之乃加贈堯臣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老為祕閣校理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也中進士補趙州司理參軍為人明敏果敢有材稍遷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 章獻皇后服未除而禮官請用冬至日冊后沔奏請俟祥禫別擇日上書李安世被劾沔又奏請勿治出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貶監衡州酒稅移通州知處州遷監察御史又知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召為右正言又有直名遷提點兩浙刑獄陝西轉運使居兩月即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又數月移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直高軍人有語而優戲及之沔曰此 朝廷特支何敢妄言搖眾亟命斬之諸將為請猶杖配嶺南明日給特支

無敢謹者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明州移知秦州 仁宗勉以邊事對曰秦州不足憂 陛下當以南方為憂明日官軍以敗聞遂以沔為荆湖江西廣南安撫使未幾副狄青宣撫賊平遷給事中知杭州召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沔曰臣請以理折之乃謂使人曰廟樂之作皆 本朝所以歌詠 祖宗功德也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遂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右翰林學士讀冊沔既位右府力辭之且曰 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沔在杭貪縱不法所刺配人以百數及去即竊其案後有訴者無以自解遷大學士移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笞繫罪

人不以法為御史彈奏按驗如實乃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京會恩除知濠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州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曰威敏

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後徙居信都石晉之亂祖行周陷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內寇以所掠數百人屬其父延招悉縱之因遁歸官至太子率府率況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為太常丞通判江寧府陝西用兵從夏竦辟為經略判官擢直集賢院諸將悉兵擊賊況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

仁宗多見聽用還為右正言脩起居注知制誥陝西宣撫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益州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決事雖或小罪并其家

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眾況察其非甚罪釋之又聽斷之明蜀人以比張詠遷給事中召為御史中丞未至復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況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為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以悟 上庶更立輕制使民充實而縣官有餘用也除禮部侍郎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嘉祐二年拜樞密使以疾乞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宣簡況為人寬厚明敏與人若無不可而非義不可干也於天下事小利近功則置而勿論所及必 朝廷先務而可以利民者嘗著好名朋黨二論有奏議三十卷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也擢進士補涇州觀察推官稍擢為

侍御史知諫院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徙知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契丹使過稱疾求小憤見戡不許曰疾則可毋相見相見宜如禮虜使竟不能屈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明年召還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宰相文彥博親嫌遷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使未幾拜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加安武軍節度使橫山酋豪請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靈夏歸中國戡奏言諒祚數悖慢而多殺戮人人離心今其酋豪如此可許之時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從戡年七十告老十數不許復以疾請乃許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贈太尉謚曰康穆戡久分帥閫號習邊事然無他智略折節交官者君子譏之

卷終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一
列傳五十四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也少力學有志操舉進士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器累遷太常博士京東饑擢守密州昇貸粟於民以振之多所全活元昊叛夏竦經略陝西薦昇可任改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歲餘西兵解嚴以為度支員外郎知絳州久之為京西路提點刑獄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也乃聽侍養歷直史館河東轉運使入為侍御史知雜事張堯佐緣貴妃恩驟用知開封府入內都知楊懷敏夜直入禁中衛士為變而詔不問罪昇皆極言之石介死既葬矣夏竦欲中傷富弼謂介實不死此走胡昇為辨理之卒得不疑坐微累出知濠州諫官陳升之言

昇忠直宜在 朝廷 仁宗曰吾非不知昇賢但其言太直尔
升之請其事 仁宗曰昇論張堯佐云 陛下勤身克己欲致
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
劉季述何至是哉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 陛下不可
以為罪 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如昇之直朕當用之也未
幾為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轉運使修古渭城
昇言古渭斗絕在羌中無險可守餉運回遠得之更以生患既
城而羌果據廣吳嶺絕餉道裨將劉渙帥兵不時進擊昇以郭
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不在己也誑奏恩所殺皆老稚由
是徙昇知青州既而 朝廷察渙之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召
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
林學士士大夫以為得人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中與

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其短陰上書出之
昇曰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 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
之乎乃罷沆 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寒乃能如
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 睿聖三子皆服冠裳是不孤寒
陛下春秋已高主鬻虛位臣見 陛下之臣多持祿養交而少
赤心謀國者則似 陛下孤寒也 仁宗為之感動初契丹遣
蕭德齋其主宗真繪像來且求 御容未報而宗真死子洪基
立遣使請于朝以昇報聘昇至虜乃欲先得 御容昇曰昔文
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為順今 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復
以洪基像來納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樞密使
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在御史已屢建言矣至是與
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 仁宗面諭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

英宗藩邸舊名昇進曰 陛下不疑否 仁宗曰朕何疑哉昇
等再拜賀 英宗即位昇請老 英宗曰卿勤勞王家未當遽
去 詔五日一至樞密院昇力求退乃以彰德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昇忠信謹
儉不受請謁分奉祿以及九族退居十有餘年葺田廬於紫虛
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愈老而耳目聰明卒年八十六贈司徒
侍中謚曰康節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也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
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中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
試遷直集賢院累擢右正言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慶曆五年升
祔曰二后于 太廟抃為赦文有曰 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
教輔隆寶業 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

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
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
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得道朕心中事抃曰臣少以庶
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 陛下聖心中事 仁宗為
之流涕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諫官論奏抃非糾
繩才抃即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
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
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
也 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內侍有用特恩遷官者抃奏罷之張
貴妃薨追冊為皇后且有建陵立廟之議抃率同列請對固爭
之不能得因伏不起 仁宗改容遣之陳執中為相筮婢出外
舍死或曰嬖妾張氏殺之事聞 仁宗命近侍置獄取證左執

中弗遣有 詔勿推拊奏數十上執中遂罷相改翰林學士丞
旨兼侍讀學士遷禮部侍郎拊前後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
泊如也人以為長者 仁宗欲用耆老以拊為樞密副使遷參
知政事拊年益高於事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
為御史韓縝所言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羣牧使 仁宗
崩禮院奏當以 太宗為一世 神主祔廟則增一室 詔兩
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正拊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
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 國朝
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
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
禮 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議曰臣等謹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
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次故祀四世或祀
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今若以 太
祖 太宗為一世則 大行皇帝祔廟之日 僖祖親盡當遷
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又
詔拊等議拊等議曰臣等切以謂存 僖祖之室以備七世數
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 詔又從之
禮院又奏乞與兩制同議 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
珪奏 本朝祀儀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眞宗配
今請以 仁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
三代之法郊以祭天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明堂

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矣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臣竊謂 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 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 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 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 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當 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帝之祭當在乎 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 聖代願深 詔有司博謀羣臣而議焉於是又 詔再議拊等奏 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今 祔廟宜以 仁宗配上帝之享以宣章 陛下嚴父之大孝知諫院司馬光

呂誨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 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創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 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 太祖爲 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 太宗 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 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議者乃欲捨 真宗而以 仁宗配食明堂恐揆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 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 詔從拊等議拊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九

贈太子太保謚曰文懿

臣稱曰諸儒議宗廟之禮孫抃徒知七世之數而不達七世之義司馬光以太祖為受命之祖為宋太祖若太祖之位未正則祀六世為合禮矣至議配祭也公輔之論得禮之正光誨之論得禮之宜而珪抃則惑於嚴父之說當是時英宗自旁親入繼以謂不敢廢仁宗上帝之享故勉從其議耳

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少孤力學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槩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明年夏水大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于今賴之同知宗正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坐失舉謫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復故官職知滁州召修起居注久之除歐

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躡槩知制誥而以槩為天章閣待制人意槩不能平而槩恬如也遷知制誥以母老乞知蘇州入翰林為學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槩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使還加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遂除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子從之英宗即位再遷吏部侍郎神宗立進尚書左丞數求去位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又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歐陽脩坐累對詔獄槩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 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 仁宗大感悟脩以故得全人以槩為長者槩既老脩亦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揚子尉召試為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論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拜翰

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未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 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乃用舊樂宿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遂不行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宿獨言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非其言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卒用三年之制 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宿當作青詞禱祠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天下之心 仁宗感悟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 宋所以受命建号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地震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陽生於子而陰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三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

以 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詔韓琦議建并州為節鎮宿以為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 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利也自 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嘉祐六年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當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今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為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宜分滄州為

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事皆此類也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告老乃拜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爾之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諸儒稱述焉第之子宗愈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陞辭之日 英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召對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內卒盜乘輿寶器宗愈曰長孫

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封德彝論校尉不覺罪當死今禁殿卒為盜竊而入內都知了不知覺乞加罪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宗愈曰 祖宗朝三班御史闕必詔學士丞雜歷選三丞至負外郎以名聞今定自選人超擢非由學士丞雜所薦而選任一出執政意誰為 朝廷糾不法者明日知制誥蘇頌李

大臨不草制皆落職歸班宗愈以舍人封還詞頭為是坐奪職通判真州久之擢吏部郎中 哲宗即位除右司郎中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又遷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 陛下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得矣役書成牙校募不足許老上戶宗愈極論其非宜悉從募便 哲宗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 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

則朋黨自銷明日進君子無黨論拜尚書右丞為言者所攻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明年召還為吏部尚書哲宗親政以宗愈帥定武未行卒年六十六謚曰脩簡後坐元祐黨入籍云本五志味隸吹意中世男云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二
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訕仲淹以為當黜脩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范仲淹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 仁宗登進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官負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脩每勸 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仁宗再出 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于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 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脩常為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 仁宗知脩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佐及脩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仁宗目脩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命脩往視利害脩以為麟州天險不可廢又言忻州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号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脩

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仁宗面諭曰無為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脩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仁宗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方是時二府相繼以黨議罷去
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
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
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自古
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
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臣所以為 陛下惜之也為朋黨論者惡脩異己又以善言其

情狀愈益忌之會脩之外甥女張嫁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
者乘此欲并中脩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 仁宗遣中官監劾
之卒辨其誣脩坐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潁二州復龍圖閣
直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鬚髮盡白 仁宗怪
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流內銓小人畏脩復用偽為脩奏
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
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脩引對取旨 仁宗特令改宦官
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知
同州言者多謂脩無罪 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所代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為言脩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
長事無不舉彊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遷給事中

為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 詔兩省臺諫集議脩故奏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諫謂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相府脩上疏曰 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奈何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復之執中而甘

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為 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免狄青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仁宗不豫諸軍訛言藉藉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青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嘉祐五年為樞密副使明年拜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

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
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 英宗即
位以疾未親政 慈聖章獻皇后垂簾脩與三大臣往來
二宮彌縫其闕卒復明辟再遷吏部侍郎 神宗即位遷尚書
左丞脩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
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初 朝廷議
加 濮王典禮也臺臣以脩主此議專以詆脩語在 濮王事
中脩著 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
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重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於此以伸於
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
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

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
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
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
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使其真絕
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之為偽也
其議如此臺臣既出而來者持脩愈急先是蔣之奇盛稱 濮
議之是脩由是薦之得為御史既而反攻脩及其帷薄事事連
其子婦脩杜門求辨其事 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
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 神宗
為其詞窮遂去脩亦力求退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時諸路散青苗錢脩乞令民止納本錢以
示不為利罷提舉官聽民以願請不報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脩力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舊官知蔡州脩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脩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爲意脩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 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遷固相上下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

十餘卷脩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臣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脩得其書獻諸 朝當時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嘉祐間 朝廷進人之路稍狹脩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旣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異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 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爲多脩嘗稱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旣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辨棐字叔弼以父脩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脩著鳴蟬賦棐侍脩語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脩又嘗書以

教槩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脩在位及告老槩不肯言仕脩卒始仕為審官院主簿遷太常博士 哲宗即位為著作郎入省為職方禮部員外郎 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槩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則非吾先君子之意也章惇入相槩以祕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祕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鐫直祕閣罷居穎州卒年六十七初脩以道德文章為 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槩亦能以文學世其家有文集二十卷其他著述又五十餘卷

臣稱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異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楊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脩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祕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遂然以所學入發為 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蓋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三
列傳五十六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天長縣有訐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徙知端州入為監察御史建言 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 詔為罷之使契丹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問涿州門邪虜有沮色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直集賢院徙

陝西路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
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
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事多施行擢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張堯佐挾貴妃以請自三司使拜宣徽節度景靈看牧四
使拯上疏切諫語在堯佐傳卒奪其宣徽景靈三使拯數論斥
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
事言明察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
條責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北轉
運使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請諸州
毋得回易公使錢徙揚廬二州廬即拯鄉里也親黨有犯法者
拯無少貸焉坐失保任降知池州徙江寧府召知開封府舊制
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使徑至庭下辨曲直吏民不敢

欺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
去中貴人僞增地契步數者拯奏劾之權貴爲之斂迹嘉祐三
年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上疏請立皇嗣曰東宮虛位日久
天下以爲憂羣臣數以爲言而 陛下持久不決何也夫万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
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 陛下豫建太子者爲 宗廟萬世計
耳 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徼後福
者 仁宗喜乃曰當徐議之拯又上疏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
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
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
罷之而除宋祁拯又擊祁祁罷遂除拯三司使歐陽脩疏拯所
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

避命者久之六年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七年終于位年六十
四贈禮部尚書謚曰孝肅拯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
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仕已通顯奉
己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
請還其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也年十七舉進士既冠調古田簿廣
信軍判官宦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抗之
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
事奎爲果辨其誣果遂得免改大理寺丞僉判武寧軍監京東
排岸司時衛士夜盜入禁中楊懷敏當宿直而得罪輕奎言
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惜之再遷殿中丞舉賢
良方正對策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加直集賢院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奎勸仁宗禁切左右姦佞內東門捉獲賂遺
禁中物下開封府劾而府尹用內降釋之奎劾其罪尹坐黜御
史先事論赦書中語詰所從來奎奏言御史許風聞言事事有
非實則當容之若窮其主名是後誰敢以事告于陛下者是
自蔽其耳目也論郭承祐以舊恩不當爲宣徽使內臣何誠用
石全育皆左右私謁之害者不當用爲御藥悉罷之御史唐介
劾宰相文彥博事連奎彥博罷相奎亦出知密州徙兩浙轉運
使久之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虜主加稱号邀使
者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比還中道與虜使遇虜人衣
服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
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奎上疏曰
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

警言 陛下也不然 陛下無大過 朝廷無甚失而天惟降災
何邪臣願 陛下早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拜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復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遂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
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以父喪免 神宗即位復拜
樞密副使踰月拜參知政事 神宗嘗與奎言追尊 濮王事
奎對曰 仁宗於 先帝有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
私恩 神宗深然之已而王陶論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
以為跋扈奎亦上疏言陶險躁摧辱大臣 神宗欲除陶翰林
學士奎固執不可陶亦上疏詆奎阿附宰相陶出知陳州奎亦
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
為陶罷奎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 陛下新即位若舉

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非宜 神宗乃召奎供職謂
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 神宗嘗對輔臣稱王安石之賢 先
帝召之不起今又力請郡何也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自
宜用世請郡必以疾也奎對曰安石當 仁宗之世嘗議刑名
不當有 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故尔公亮曰安
石輔相才也吳奎此言熒惑 聖聽奎曰臣見安石臨事施設
自用護前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曾公亮熒惑 聖
聽臣奎不熒惑 聖聽奎尋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
書謚曰文肅奎性強記博識百家歷代史傳記律令無所不覽
少時甚貧晚貴以錢二百万置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者死
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屋以居當世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少孤貧舉進士為武安軍節度推

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爲當死抃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監潭州糧料院歲滿知崇安縣徙通判宜州以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終喪起知海陵江原二縣還通判泗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号鐵面御史其言常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後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二十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抃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至和中 仁宗不豫而皇子未定抃疏請擇

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知睦州甚有惠政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 遷侍御史召爲右司諫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訐於上前者抃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即居家待罪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得知虔州虔州盜賊号難治抃變通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召知御史雜事改三司度支副使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前此有 詔募義勇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

此獄其人皆懼意抃必盡用法抃察其無他曰此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歡服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英宗面諭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 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邪抃知 神宗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皆骨鯁敢言久遣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神宗納其說郭逵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抃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欲啟聞 神宗手詔嘉之會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邪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抃

言 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州故多盜聞抃性寬大細民多駢聚爲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盜遂遁去徙青州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將及境遇風退飛惰水而盡進大學士知成都府劔州民造符牒度僧聚衆二百人告者以爲有異謀捕得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其首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爲脫逆黨 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逢螿聚境上遣吏捕逐皆乞降願殺婢以盟抃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

拊命謹呼以聽訖事不殺一人移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
拆出官廩平其價以糶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
焉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知杭州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 朝廷議欲築其城拆曰民未可勞也
罷之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
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
曰清獻拆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即不
御內自号知非子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
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云子玘亦
篤行君子也嘗為御史論事知治體後為太僕少卿以卒

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也舉進士為武陵尉又為沅江令遷著作
佐郎知任丘縣通判德州為御史裏行時造龍鳳車于啟聖院

內出珠玉為嚴飾介言此 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況為後宮

奇靡之器哉 神宗即令徙出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

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頃之復除宣徽使介

獨爭之不能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

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因此為執政

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 德音謂是中書進

擬以此知非 陛下之意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

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諫官吳奎與彥博

相為表裏謂彥博有宰相才自彥博獨專宰政凡有除授多非

公議乞罷彥博而相富弼 仁宗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

介介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 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

之曰介言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吐介下殿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會 仁宗亦中悔明日改英州別駕又明日彥博罷吳奎亦黜而介自是以直聞天下尋徙監郴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爲殿中侍御史他日介奏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 陛下願聽解言職乃除直集賢院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一日 仁宗與介語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言者指言用堯佐必有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之豈遂如明皇播遷乎介曰用堯佐未必播遷使 陛下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 陛下安得有肅宗

乎 仁宗變色徐曰此事與宰相商量久矣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連奏絳以險言中傷大臣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黜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呂誨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進不以道不可大用介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瀛州 英宗時召爲御史中丞居數日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 神宗亦欲用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不可大任 神宗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時執政嘗

因進除目 神宗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已謀之於王安石矣介曰此小事也 陛下不以付大臣況大事乎中書政事豈可決可否於翰林學士也未幾安石參知政事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 聖旨不中理者什常八九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 聖旨介曰安石不欲稱 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爲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初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所因罪介數與安石爭論於 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也安石辨益堅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 神宗謂其 先朝遺直也故大用之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 神宗以其世家擢爲御史甚有

直名義問終集賢殿修撰

臣稱曰 仁宗深仁大度與天地並舉天下是非付之臺諫其所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臺諫是則黜宰相宰相是則黜臺諫唐介之論彥博若其言不至於大訐則彥博去位而介亦安於職矣惟其訐乃所以見黜也且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 仁宗爲法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四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穎悟絕人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見之以爲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才異等薦之中選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 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以謂 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

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

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不果用其議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略以宜屯重兵河東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靈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度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召對除直集賢院遷知諫院時夏人寇邊王師挫宰相張士遜嘗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以故王駿罷知院事而中書自若也方平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仁宗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夏竦為四路帥盡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方平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赦書招徠夏寇令邊

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自是元昊通好而西師解嚴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拜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初唐詢為御史以親喪免服除還故職適與宰相賈昌朝親嫌參知政事吳育用故事罷詢而方平輒奏留詢因譖育育卒罷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太祖征河東還父老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曰卿語宰相力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慶曆中

衛士為變貴妃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倡言講求所以尊
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
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執中聳然從其言而罷會三司
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事連方平出知滁州未幾復以端明殿
學士知江寧府加龍圖閣學士徙知杭州以母喪服除判流內
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 郊赦減畿內稅三分
遂為定制以禮部侍郎知滑州徙益州走馬承受張勉入秦廣
南蠻賊儂智高誘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川 朝廷促方平行
且發秦渭兵馬役民夫晝夜築城增諸縣弓手率三倍方平徑
至府下令悉歸所增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大啟城門
民心乃定已而得邛部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

其餘黨於湖南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賦四十萬減鑄錢十餘
萬又列上漕運十四策 仁宗悉施行之未朞年而 京師有
五年之蓄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夏酋
諒祚大點集戎騎並邊蕃戶多逃匿山林方平料閱軍馬聲言
出境賊既不至諫官司馬光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
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哉復知南京 英宗即位遷禮部
尚書請知鄆州明年還為翰林學士承旨 英宗不豫召方平
赴福寧殿 英宗馮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 詔立
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 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英宗
力疾書以付方平翌日 制立 穎王為皇太子 神宗即位
召見側門方平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 神
宗曰奉先可損乎方平曰 遺制固云以 先志行之天子之

孝也 神宗以為然除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論方平貪邪不當參大政光既遷以呂公著為中丞公著又以為言亦會方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陛辭極論其害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 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詔舉諫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 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 神宗欲除方平宣徽使留 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無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應天府 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

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遂條上九事新法鬻坊場河度司農請并祠廟鬻之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請老除東太一宮使後二年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言立就嘗知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與之絕守蜀日蘇洵携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而蘇氏父子名聲遂動天下云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也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
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
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智悼
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觶郭氏以厚禮葬豈獨大夫比耶
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歷三司鹽鐵判官修
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初 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
辰請倣唐制益以東路之潮西路之邕容各總節制與廣桂為
五管慶歷元年益梓畿以拱辰為安撫使至則奏蠲逋負以寬
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
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 仁宗以問拱辰對
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固
先王不廢而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是歲契丹遣六符來求關

南十縣其書謂 太宗并汾之役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
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
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 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
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虜得
報繼好如初遷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劉六符之求關南也虜意不測在庭之臣無敢使虜者富弼
往報聘廷折其君臣虜辭屈 朝廷增幣二十万而和 仁宗
深念弼之功拱辰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厭之求 陛下
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 仁宗正色曰苟利社稷
朕豈愛一女乎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也因再拜曰 陛下
屈己愛民如此天下幸甚季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又除使相
拱辰言用和無功而驕 朝廷名器不可輕以假人甚非所以

全后家之道也。又言夏竦經略無功，移疾求郡，爲自安計，不當用爲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爲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爲會，請屬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實爲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除細務，歸之有司。僧紹宗因鑄佛像，惑衆聚財，都人爭以金銀飾投冶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爲三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爲持久計。三路斂糴法，當隨時盈縮，以權輕重。改翰林侍讀學士，知鄭澶瀛三州，留守西京，除翰林學士承旨，拜三司使。使契丹虜主遇之厚，親御琵琶，以侑酒。拱辰謂其館伴曰：南朝峭漢，惟我館伴爲虜主言之。虜主曰：吾見

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吾嘗問弼：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察斯人大未可量也。拱辰使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論拱辰奉使契丹，輕率失言，又言知潭州任顥與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真珠，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北京。神宗即位，還朝，見神宗，言曰：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神宗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爲姦邪，以未知陛下意所向。此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還爲西太一宮使。元豐初，爲宣徽南院使，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

矣恐不足任事 神宗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為朕行拜安武軍節度使改鎮彰德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恪
臣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拱辰黨呂夷簡以撼富弼固正士之所不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弘毅開濟之資識王安石之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賢於未遇之際蓋有絕人者拱辰不可同日而語矣蘇軾序方平文有云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得非有為而言與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為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當貶且言 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筠州酒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為校理除右正言方是時 仁宗勵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為靖數言事合意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毋與和 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

用此以撓我尔是不可聽也 朝廷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除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靖往報靖通外國語至為蕃語詩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自得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儂智高陷雍州乘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喪次起靖以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智高圍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 朝廷遣狄青會

靖兵敗賊於歸仁智高去入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遷尚書左丞知廣州拜工部尚書代還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歷漳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遷祕書丞知諫院兼修起居注

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無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羣議進用二三大臣又 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於是宰相呂夷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其軍國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元卒之号為請又欲稱男而号吾祖

此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修起居注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介得改英州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仁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冠帔以寵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列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學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生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為議者所非初仁宗既立皇子而外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寧聞之及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

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歐陽脩曰 陛下曾見襄章
疏否 英宗曰不見也脩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學
石介書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為言者所發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為小人嫉忌偽作臣一劄子乞沙
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闈亦賴 仁宗保全由是而言 陛下曾
見襄章疏猶須更辨真偽況傳聞疑信之言哉 英宗曰傳聞
何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禮部侍郎襄於
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
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指為襄矢京師喧然事既聞 仁宗
以問襄襄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工於書人
得其字以為珍藏 仁宗尤稱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
襄書之其後又以襄書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

此待詔職也性者茶第其品目以為譜云

何郟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遷殿
中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
輕脫樞密使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不當在此位親從官謀不
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
之過郟劾其罪章累上而懷敏未去郟言不已 仁宗正色曰
古之諫臣常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郟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
故臣有碎首今 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舉必若碎首龍墀則
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為也 仁宗悅懷敏遂斥去
方是時諫官有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 皇后閣意欲傾
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郟曰此必姦邪之人欲
陷 皇后願 陛下詳察 仁宗悟郟由是名重 朝廷又言

郭承祐不當爲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爲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郊言昌期異端之學不宜崇長 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學惡郊言出爲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弛適徙河陽又劾內侍蘇安靜爲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爲河中府鈐轄 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郊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郊爲御史鯁切無所避爲 仁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 上意由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

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貸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慶曆中爲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款石元孫來歸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 國初杜審瓊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晚年方得使相 陛下豈可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宮掖以進恐上累 聖德 仁宗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爲三司戶部副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州歲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

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問家業云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為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臯縣元為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言元有財以主摧貨元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

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万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元為之歲必六百万而常餘百万以備非常 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万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秦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舉進士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 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後爲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
宇爲狂徒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
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
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元吉
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
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百人
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使使供奉官
崔德贇督捕盜賊誣向氏父子爲盜梟其首于市希亮察其冤
下德贇獄德贇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
獄入爲開封府判官久之爲京西京東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
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
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

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爲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
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
民滑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爲吏嚴而
不殘少時從鄉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聘
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爲招信尉金壇令知犍爲
縣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即舉爲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
抃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裏
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召還
宰相劉沆逐言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
劉鸞俗謂鸞棺者爲鸞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爲殿中侍
御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遷同知諫院侍御史

知雜事除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徧行諸邑中復謂斂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爲縣中復以爲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其後夷人寇茂州乃復以永康爲軍云遷給事中知永興軍關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爲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遵父袁州臨江人也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遷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 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侵臣官疏三上 仁宗爲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追号温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 太祖以來后廟四室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同修起居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

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不知名以問
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歎其
博物使還求知揚州初狄青在兵府諸軍訛言藉藉每出小民
輒聚觀 仁宗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敞將行言於 仁宗曰
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無
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 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敞見三丞相
謂曰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 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
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唯敞既至州遺公卿書曰汲
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 朝廷皆知為青發也京
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沒自揚徙鄆州糾
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 裕享羣臣上尊号敞言尊号非古也
陛下尊号盡善矣 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為請殆

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
美哉 仁宗然之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預請祔郭皇后於
廟 詔兩制與禮官議敞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正寢不赴
於同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
号闕而郭氏以后廢案 景祐之詔許復其号不許其謚與祔
謂宜如 詔書禮官蘇頌張洞以為景祐追復 詔書言后逮
事 先后親奉 寢園則后初不廢又言其謚冊祔廟並停則
后應謚祔可知今既有 旨復議則宜以后祔皇后廟謚兼懷
襄哀悼一字為可敞曰禮於裕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
之限且 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敞
言未幾御史言敞前議郭后嘗云 上之廢后是欲導人主廢
后也敞因請補外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

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瞖疾求便郡 英宗曰如劉敞者
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
年五十敞爲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
記小說無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在
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
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
文集六十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敞子奉世
敞字戇父少疎俊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遂偕中進士
調江陰簿爲國子監直講趙槩薦敞可備文館召試優等當除
直史館敞與言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勘熙寧初知太常禮院
神宗手詔推求 太祖諸孫屬行尊者爲王以奉 太祖後敞

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 太祖傳天下於 太宗繼體之君皆
太祖子孫不當別爲 太祖置後臣以謂 太祖子唯德昭德
芳二人宜從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 陛下
褒揚 藝祖休顯著明矣會勸講述英者建言講官願得坐講
下太常議敞曰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講論不可安坐自若
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嘗不坐上前今使
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害敞曰不然人主命之坐與人
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時議者不一卒如敞言考試開封府
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 神宗嫌名敞曰此六畜
之畜亦嫌名也因紛爭御史劾之遂出通判泰州代還爲集賢
校理判登聞鼓院三司戶部判官知曹州嘗轉對言強盜減罪
流配多逃還鄉里復讎殺人捕得亦死宜約古制凡強盜得貨

減者皆以刑代流配盜不得去鄉里全性命 神宗善之而議者以斷趾駭衆事不行曹素多盜 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撓視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衰息召為國史院編修官開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為京東轉運使坐不按兵部吏罷知兗州徙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放又坐廢弛奪兩官黜監衡州鹽倉起知襄州元祐初召為祕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放為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修威儀喜諧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刊誤詩話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奉世字仲馮元豐間為直史館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擢起居

郎 詔冊乾順為夏國主以奉世使西夏遷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遂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徙定州成都府坐元祐黨責光祿少卿彬州居住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顧命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後移居道州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又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提舉崇福宮以舊職致仕政和三年卒 臣稱曰劉敞學問無所不知論諫有餘為時儒宗歐陽脩嘗譬之為百鍊之英而万物之鑑也脩敞相予以道義其言信哉放言行高遠名亞敞云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也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亳州遷直集賢院知蘇州同修起居注坐與進奏院燕飲出知蘇州歷

楚舒二州復修起居注改右正言儂智高反 詔進奏院不得
輒報漆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賊盜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
欲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制誥知杭州久之拜翰林學士上疏
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不練達 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
陽卜祝之流入臥內干與政事又歷數其過惡 仁宗還其疏
漆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遂以侍
讀學士知徐州移知成德軍坐以回易公用挾私物及違法過
受公使餽贖爲轉運使劾奏落職分司西京久之起知池州徙
襄州又徙江寧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未幾以疾求解遷樞密直學士
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於是 神宗曰漆立朝最孤知事君
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者十數年無人肯爲達之者朕近擢領

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漆爲人簡倨與賓客語不
過數言性豪侈以故獲罪然開敏善議論人多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
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上書稱薦范仲淹富弼韓琦之賢

仁宗深重之遷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出知陳州移許州又知襄
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棄官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
除亦不復責也嘉祐中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於是御史中
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呂誨傅堯俞等言黯以文藝進身不
閑吏事遂罷復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用
呂誨爲御史知雜誨以嘗言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
爲人主耳目況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
抃薦舉臣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

共事必能協濟 詔以諭誨誨遂就職時人莫不賢黯也 皇子封東陽郡王官兼檢校太傅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卑屬除師傅者隨其遷序改授 詔兩制議如黯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 濮王黯與兩制合議請以 濮王爲皇伯宰執不從會大雨黯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時論稱其切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黯有學識好脩潔無所阿附初登第還南陽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黯晚輩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沈遵字文通杭州錢塘人也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

大臣疑已在仕者不得爲第一乃以爲第二其後遂以爲故事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召試直集賢院擢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 英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亦然每晨起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與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爲且大用矣拜翰林學士遭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爲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 仁宗崩獬上疏曰 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然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可以溢 祖宗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支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

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
竊惟 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
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用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
也而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
積儉之德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
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方鎮強悍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
不臣之患故因仍至今未知有改今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充滿
銓選況前日旣用 龍飛詔書俾羣臣類進一官足以推布
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復官其子弟以開僥幸也 京師大雨
水 詔求直言解上疏曰臣竊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
忠言然臣愚未知 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舉應故
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

方文章累疏繁叢委至而 陛下以一日万機之餘未能周覽
亦不過如平時章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
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
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謂應
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
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
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
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又上疏曰日者 詔諸郡躬遣遺
逸之士後復廢罷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
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躬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
暮爲躬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發解後有不豫薦
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選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 御試時務策中等者別為一榜如以
為歲增中等者差多即乞復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
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也出知荆南府 神宗
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宰相富
弼在告遂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
宮卒年五十一獬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脩為古文又從孫復受春秋
舉進士甲科稍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 詔封孔子四十七世
孫宗愿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尊
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
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
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号而令世襲

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陝
州召為同修起居注知制誥 仁宗已復土奉虞主于集英殿無
擇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宜如無擇等
奏後 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攝事王疇除樞密副使錢公輔論
其望輕繳還詞頭貶滁州團練副使無擇不即草公輔制而乞
薄責之不報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執政欲用無擇為翰林學士
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知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因辭
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既以母憂
去無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無擇為不廉熙寧初
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
也攝無擇對吏鍛鍊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客

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冤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
司亦由觀望發其罪 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賢者
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無擇復祕書
監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移知信陽軍以卒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
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
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
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宰相
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開封府推官擢
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
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常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禮異同狀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鎮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時陳執中為相鎮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

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用顯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至和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 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 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此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者天下之大公也 宗廟社稷之至計也臣願 陛下以 太祖為心行

眞宗故事斷于 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
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
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
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
臣是 陛下欲爲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
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
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
擇死所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
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
日乎凡見 仁宗面陳者三鎮泣 仁宗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罷知
諫院改集賢殿修撰修起居注除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
不言儲嗣事及爲知制誥正謝奏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 英宗
即位中書奏請追尊 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
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
其不可乃下 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
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旣
考 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
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神宗即位復還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爲政變更

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鎮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神宗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鎮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鎮以蘇軾應詔而御史謝景溫彈奏軾罷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皆

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與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是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師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苗則曰有見効者豈非歲得緡錢什百万緡錢什百万非

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 陛下矣臣知言又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 仁祖 仁祖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 英宗 英宗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 仁祖 英宗之心而事 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安石怒落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 哲宗即位遷光祿大夫 英宗登極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

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鎮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哲宗即位鎮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鎮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召鎮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固辭改提舉崇福宮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方言後 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 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

成 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哲宗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爲文清麗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契丹契丹謂鎮爲長嘯公云猶子百祿從孫祖禹

百祿字子功錯爲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力學中進士第又中制科治平中以祕書丞知濠陽縣熙寧間擢提點江東刑獄徙利州梓州兩路加直集賢院召還同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

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爲仇怨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兵置三十七將許辟召布衣爲參謀百祿曰今大師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用者有以瘞敗收者有未嘗經戰陳者有以故羣盜得官者願詳覈其素參用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四人願依畿縣舊例將佐專教閱餘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神宗納之宗子世居謀不軌命百祿同徐禧治其獄百祿坐欺同落職監宿州酒稅語在禧傳久之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入爲司門郎中遷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 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爲不疑原情而以爲無可閔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閔者矣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

部侍郎自元豐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回河故道命百祿與趙君錫同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不可回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其事遂寢進翰林學士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僚屬以園空欲百祿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尹功邪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呂大防蘇頌以合祭爲宜百祿曰神宗以圜丘無祭地之理遂考求先王典禮止祀上帝配以太祖今未可輕改明日大防等復論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百祿又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不合舊典大防曰百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爲然乃已熙河帥范育請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百祿曰此必爭之地我旣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弃之

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害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書罷政百祿亦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與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錯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舉進士爲校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凡十五年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纂次淹久致其沈淪而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祕書省正字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以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

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覓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無服也祔廟後即吉才經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暮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爲左丞祖禹以壻嫌改著作佐郎爲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 睿質日長 聖性未定覩奢則奢覩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朴以輔養 皇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 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故祖禹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哲宗從

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即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院修撰蔡確既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

相位故 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 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對勸 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 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習所患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爲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 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 哲宗

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 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勸
宣仁后保護 上躬言甚切至既而 宣仁后諭祖禹以外議
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
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 上不敢避妄言
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
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
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改禮部侍郎進翰
林侍讀學士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 宣仁登遐 哲宗
親政祖禹上言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
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

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 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
論恟恟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之理
與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以感動 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
閣學士知陝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錄以為詆斥 先
帝又以祖禹為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媪事以為離間 兩宮初
提舉明道宮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
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十
二卷帝學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
亂故學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鑑公子仲温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 宗社
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為臣而歸非有仁者
之勇疇能爾哉夫學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

為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幼孤力學性沉厚不妄交游舉進士稍遷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訴於仁宗誨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庠罷而以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見而趙良寒心況在盛明之朝姦邪進用眾所共惡此臣之所甚懼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誨知江州上疏請早建儲嗣韓琦等以誨及司馬光疏上遂定議以英宗知宗正寺久之復召還臺英

宗即位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英宗不豫 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內侍任守忠久用事于中 英宗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謀 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恟誨上 英宗書曰 仁宗皇帝擢 陛下於公族授之以大器 皇太后鞠育 聖躬保護成德功得為重矣恩得為厚矣 陛下報之之道為何如哉 陛下違豫以來所上湯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且百金之子猶有倚衡之誠而万乘之貴豈無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議騰沸謂 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無節執喪之禮未至奉 親之道未盡果如此乃 陛下不以繼承為念忽 先帝顧託之命忘 聖母鞠養之恩何以上奉宗廟率教于天下也又上 慈聖書曰 皇帝自潛德之初殿中鞠育保護者三十年 先帝厭代 殿下掌握機柄佐佑

聖嗣克安天步中外賴焉比聞 皇帝疾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陰為間謀臣願 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為調治彊之以嚴威示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 殿下惜之 英宗疾久未平誨乞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 英宗小瘳謙默未可否事誨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英宗親出禱雨使外釋疑然 后既歸政誨復言於 英宗曰 太后輔佐 先帝久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 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功遷官誨上疏論之曰 陛下以琦等有定策之功褒嘉稠疊其如 先帝何其如太后何數大臣者向來雖有建議之請果為宗社計邪徼今日

福邪貪天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又曰臣觀韓琦等制以謂功
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矣周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
事明之霍光擁昭立宣宣帝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
儲定策始終之議皆自琦等是大寶之位係人臣之力於義可
乎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誨曰是不可久
處左右亟言守忠前後罪惡竄逐之因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
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兼侍御史知雜
事執政建議推尊 濮安懿王誨率僚屬極陳其不可遂彈歐
陽脩首建邪議上負 先帝累 濮王以不正之号陷 陛下
於過舉之譏并劾奏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之罪積十餘章不
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仍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 上前曰臣

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英宗重違大臣意章留中不下以敕告
還之屢 詔令就職誨稱 濮王典禮未正不敢奉 詔具錄
所上奏草納中書因即請罪乃出知蘄州徙晉州加集賢殿修
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 神宗素聞其強直除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始 朝廷用种諤收復綏州議者欲留綏以固橫
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誨請罪种諤
不納二若并還綏州勿幸小戎之災務全中國之體以紓邊患
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安石參知政事多變更 祖宗法
專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乃上疏悉陳其過失曰臣謹按安
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舉十事安石
向在嘉祐中舉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
從迄 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

遜避不已自爲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
往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
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迓英乃欲坐而講說欲屈万乘之重自
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
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用情固公
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
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弟
安國之才 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
優遂罹中傷秉政未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
丞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于外皆安石報怨之人丞
相不書敕 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
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直自守大體不能以口

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衆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
陵轢同位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間之罪
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 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
國經費之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
諸路雖名商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誠恐
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
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
人矣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濱禍
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 神宗遣使諭解誨執之愈堅
且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說願少加澄省乃罷中
丞出知鄧州誨雖在外遇 朝廷事猶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
助役謂之新法誨兩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下

審所上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謀身遂合時務比來新進之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遂要大利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舉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御戎之策言利者以牟斂朘削為惠民之術因上之論類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黜逐之是持峻法以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莫大於此會有疾乞閒官提舉崇福宮誨因上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訖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蹀躞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蓋以身疾而喻朝政之疾也誨既

致仕久之而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奉薄甚常分奉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直王安石初執政 神宗虛心敬信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可致太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力劾奏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迺英閣亦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更加籌慮可乎誨曰 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章卒上誨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苦安石變

法於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忠於先朝有不撓不回之節欲望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 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顛繼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吳興人也舉進士累擢至刑部郎中爲京西轉運使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上數論當今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接物也貴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爲能終始万物爲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權數以臨人而不由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則又將有輕 朝廷之心也故夫任權數者醇德之病

中人用之已爲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 陛下者 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羣言爲用而陋儒之論以爲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必出於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烏虐其亦不思甚矣夫万機之叢胙臣庶之夥繁而欲一一聰明斷之非所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己尔非謂勿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爲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得罪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乎臣恐輔導之臣有持此說誤 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辨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辞訥焉不

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辨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視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辨與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嗇夫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鑒不貴嘵嘵巧辨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季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內諮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陛下躬攬萬機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甚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舉賢才而屬之毋使天下日入於不治竊譬之於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脈藥石之功

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俞扁亦無如之何也已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脈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既而安石定謀殺聽首之律述率同僚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至於再於是御史中丞呂誨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故謀殺而聽首天下非之既而述與同時御史劉琦錢顛極論安石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安石怒琦顛貶監當而劾述與諷等不奉法之罪翰林學士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

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
顛所坐不過疎直比以迂犯大臣遂黜為監當臣竊恐來者側
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 國家之
福也臣願 陛下赦劉述等勿治其劉琦等別與除一本資序
庶幾稍息羣議不報諷等咸誣伏述獨謂 朝廷不當劾言事
官卒不承貶知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玉宣州宣城人也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也俱以
進士第熙寧初琦自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顛自知烏程縣召
為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肆肯臆輕易憲度侵奪三司
利柄而曾公亮依違固寵畏避不言琦顛與劉述上疏以為安
石自應舉歷官以來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
下士人心無不歸向謂之為賢 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

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啟沃 上
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
此剛很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 陛下為如何主也
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
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 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
陛下奮乾剛之斷罷安石重任以尉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
位居丞弼被遇 三朝自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安
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唯肆
強辨多生橫議豈執政大臣之體乎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
政亦宜罷免安石怒貶琦為監處州鹽稅顛監衢州鹽稅顛將
出臺於衆坐罵同時御史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
特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奴事安石以故得為御史

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務安石求美官顛今得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為美官自謂得策即我視君大塊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貶官後數年琦起為通判鄧州顛徙秀州而卒卒時琦年六十一顛五十三

臣稱曰呂誨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論大政爭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誨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於職業俯仰無愧矣抑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誨亦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聞強記為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僉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乃以為羣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

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 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
安石曰以擇術為先 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
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但乘隋亂子孫又
皆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
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神宗曰卿所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
退 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
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
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 陛下誠
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

人可以助治者以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
傳說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 朝廷無
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
無由矣 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 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
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
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
身乎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 神宗曰人
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
不可施於世務 神宗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
朕常以呂誨為忠實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
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

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

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糶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顛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曾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

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 神宗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荅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神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 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爲 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之所爲是於 陛下與流俗之權適乎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神

宗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 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 慈聖光獻皇后 宣仁聖烈皇后間見 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 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七年

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泊安石再

相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爲也會安石子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封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傳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配享神宗廟而奪其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旣成放之學官天下号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日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旣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

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爲毀詆而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僮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卅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弟安國安禮子雱

安國字平甫自卍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賢主也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

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 神宗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 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又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國見俠傳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子旂安禮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 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國

乃為崇文院校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為開封府判官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無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願 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不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係待辨者一切論決京師稱治元豐四年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御史言安禮在湖潤與倡女共飲遂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遷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揚蔡二州言者論其貪落職知舒州復資政殿學士再知揚州改永興軍太原府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嘗以經綸自

任而闊略細謹云

雱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百言舉進士為旌德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方言有以雱書聞者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被旨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雱病疽已弥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 詔即其家上雱所著論語孟子義雱論議刻深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雱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 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 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

是以廉耻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